

馄饨店里的一朵玫瑰

常玫瑰通过写作重新定义生活



早晨六时半,她店里的灯就亮了。“常玫瑰的馄饨店”,店铺不临街,拐两个弯才找得到。招牌素净,画着一个女性微笑着站在盛开的玫瑰花之中。推门进去,先看见她的侧影——系着围裙,腰身微微躬着,在案板前一动一动。头发乌黑,编成一根细辫子,巧巧地盘在额头上,像个自然的发箍。转过身来,是一张不施粉黛的脸,笑的时候眼角皱纹细细的,像汤头上的涟漪。

“来啦?”她说,声音软软的,带着水汽。她就是常玫瑰。在江苏泰州开馄饨店的常玫瑰,写的文章让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大呼“我爱你了”的常玫瑰。

扫码看
常玫瑰的故事

常玫瑰

□ 馄饨店里
的小书架

记者手记

常玫瑰,是她的本名。在12月2日的第十三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上,她成了全场的焦点。故事之所以动人,或许正因为它超越了“逆袭”的简单叙事。

而“常玫瑰”,在里下河地区还有很多。比如农民作家王玉兰、退役军官陈铭、企业主王思本、语文老师姜伟婧、退休工人杜萍……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,自古便孕育出绵密、细腻、扎实

人人皆可成诗

根生活的文化性格。而更直接、更关键的“气候”,则是如《夜光杯》一般的副刊写作平台,为无数“常玫瑰”提供了一个零门槛、高包容、强反馈的起步空间,激发了普通人的表达自信,最终聚合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。

常玫瑰的馄饨店,因文字变成了天南地北文友的“驿站”。他们通过书写,不仅记录了生活,更重新定义和照亮了自己的生活。

他们或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作家,但他们是最真诚的生活记录者和心灵表达者。他们的存在本身,就是对我们时代文学生态的一种丰富和提醒——最打动人心的诗篇,往往就藏匿于沸腾的烟火深处,等待一颗敏锐而执着的心,去发现、去点燃。

这朵“玫瑰”,以及她身后那片正在怒放的文学原野,正静静诉说着:人人皆有故事,人人皆可成诗。

赵玥

玫瑰

剧作家梁定东作品研讨会近日在上海市文联举行。一个甲子笔耕不辍,梁定东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。无论是以漫长播出史成为一代人温暖记忆的电视情景剧《红茶坊》,还是诞生至今一票难求的独脚戏《石库门的笑声》,他用细腻笔触勾勒上海弄堂生活,用笑声串联城市记忆。

梁定东被誉为“高产作家”,60年来累计创作作品超千部。上周末,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(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)精心打造的《梁定东曲艺佳作精品荟萃》系列专场演出,在兰心大戏院落幕。专场以《又见红茶坊》《一见你就笑》为双主题,三天连演五场,场场爆棚。

上海独脚戏传承中心党支部书记、主任潘前卫表示希望以专场为桥梁,吸引青年人才加入海派滑稽艺术的传承队伍,守住上海话的根、独脚戏的魂,他说:“梁定东是我认识的最懂上海的生活观察家。”

专家刘文国则这样评价:“他的作品充满了生活质感,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情节设置,都精准地捕捉到了上海市民的生活状态,是海派文化的生动诠释。”

在为80岁梁定东喝彩的同时,人们也不得不正视滑稽戏当下发展的困境,首当其冲的便是创作人才匮乏的问题。艺术类高校鲜有滑稽戏相关专业,缺乏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,导致新鲜血液难以注入。

在现场,滑稽名家王汝刚提出,滑稽戏要发展、传承、创新,就要在传统“四功”的基础上提升,形成“新四功”——能演、会唱、善辩、可写。文艺评论家毛时安也指出,滑稽戏要坚持自身特点,不能为追求“高雅”而背离本体。

白玉兰戏剧奖评委会副主任吴孝明认为,滑稽戏的发展不仅需要人才的支撑,还需要在作品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不断创新。他说:“像梁定东这样的剧作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,他们的作品既有传统滑稽戏的精髓,又能与时俱进。当下的滑稽戏创作应该借鉴这种思路,在传承中创新,在创新中发展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剧作家也是上海生活观察家

从梁定东六十年创作生涯看滑稽戏的传承与创新

